

四十年前,上虞山言子墓。天没亮,山道隐约,满眼乱石如云,至今难忘。

二十年前,黄永玉来沪上,在一幅奇石图上,添了个红衣米芾。要我题几句。我想了四句:“人亦千秋,石本万寿。其人其石,亦师亦友。”

石和玉是一回事,只是事有巨细。君子比德于玉。我不大喜欢玉,算不上君子。石呢,磊落冥顽,我倒是很喜欢。我想我只是个匠人,一个和石交集,会有许多文字离愁的人。雕刻家张充仁曾书“匠心独妙”四字送我。我想是他内心独白,也希望我能读懂。他的汉隶写得像石刻,很动人。

龚仲舫家里,见过一方昌化石,满石活血,真所谓“大红袍”。他是陈巨来弟子,绝顶聪明,也有藏石的福分。只是我感觉,印石还是青田好。青田石,素淡天然,极像楠溪江村姑,天然纯朴。永嘉人潘九和我有深交,曾送我青田石十数方。色纯,韵足,个大。多为六方。他和我都觉得,历来神工少,印纽尽可不要。有一方青田竹叶青。石香看了,也连声说好。他是印石专家。我催促他写一部《印石名典》,至今已

所谓天堂,昆明翠湖即是。它大而广,俊而秀,娟而雅,幽而净。

六月天,若能去看看天鹅,荷花遍地。如果天晓前,碰上月光匝地之夜,她又静静地睡于圆通湖畔,城市西南偏左心脏旁边。更其妙哉!此时,阮堤南北横卧,唐堤东西凌波,月光之正在其亭台楼阁间徘徊。游步不舍离去。其间大片水域和阡陌树丛绿地仿若渐渐苏醒。哦,真美!

西天月悬着,光波影印映照在莲华禅院的门楣上,左右长联对映,透着红润。这长联上字呈隶书模样。不知拟联师父作何念想?那上面的字,跳脱然,活化出当年香火的兴旺,香客游人如织。悄声细语间,梵腔已冲入云端!眺望院门外,莲花大片大片笑而不答。曾经的庙会赶集,又有多才俊婉婷女,光顾于此。这是她的净与静

我要说的匍筋先生是一位为小孩推拿治病的民间医生。所谓“匍筋”,是推拿治疗的方法之一,主要对象是新生儿及婴幼儿,通过由上肢、头部、腹部、下肢到背的全身推揉按摩,达到舒筋活络、改善功能的目的。匍筋是一门在青浦练塘镇地区(原练塘、蒸淀)流传久远的民间医术。

在我小时候,就听说在青浦蒸淀的毛家浜有一位相当有名的匍筋先生,哪家孩子有个头痛脑热,特别是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生病,都会去请那位匍筋先生匍筋治疗。从我有记忆开始,就知道这位慈眉善目、充满爱心的民间推拿师。

我刚懂事的时候,匍筋先生还是一位中年妇女,她脸上的微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,但她的微笑至今还是那么的清晰。匍筋先生的家远在邻县青浦蒸淀,离开我们村子有十几里路,那时交通很不发达,乡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,她便穿梭在乡间田埂小岸上,还要摆渡过两条“大江”,上门为孩子匍筋治病。夏天烈日炎炎,冬天寒风刺骨,雨天泥泞湿滑,但不管路途有多辛苦,匍筋先生从不怨声载道,微笑总是在她那慈爱的

《松江老字号》征文选登

陈坊桥镇上的周记小热昏梨膏糖

张金泉

佘山陈坊桥小镇上,先前在辰山塘西侧那条热闹的南北小街两边有不少小商号,有卖南北杂货的,有卖油盐酱醋的,有卖豆制品和黄豆芽的,有肉庄鱼行、布店绸庄、茶馆米行、酒馆饭店、剃头补牙,还有棺材店等等。这些商号都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门面,有的还有标有“X记XX南北杂货行”等店招牌,唯周长生家是靠唱小热昏、摆摊头、卖梨膏糖谋生的摊头。所谓“摊头”者就是无门面、无字号,没有买卖的固定场所,在街上将所卖物品陈列于地面或用支架(凳子)支起的搁板上叫卖的一种营商方式。那个时候,周家除刮风下雨、天寒地冻、酷暑闷热等异常天气外,总是在陈坊桥小街的弄堂口安放两只三脚马,上面搁一块木板,再将盛有各色梨膏糖的木盘子摆放在上面,开始做生意,生意也很兴隆。那时经商买卖不需工商登记,也不用食品卫生和场地许可证等,所以他们的经营非常方便灵活。

周家经营的梨膏糖是在自己的家里将白糖等原料先加热熬制,再用模子浇成方块,冷却硬结后论板、论块卖,一般没有包装,买来就吃,很是方便。周家的梨膏糖品种主要有糙白色和灰褐色两种,灰褐色的叫药草梨膏

看囊小文之八

乱石如云

陈鸣举

有好些年头。这方面也是潘九送我的。他说我该有个称心的印章,可请名家刻一个。只是此石真好,我见犹怜,不忍倩人走刀。

寿山出田黄。上世纪90年代,皋兰路小王,收得明代荷叶状田黄笔添。他说,初见时,是准备动迁的阿婆,用兜发髻的丝网裹着的。他收来才900元。数千元给了我。我正和潘九吃茶,笔添就给了潘九。不久,秦工去鹿城雪山潘宅征集拍品,带走了笔添。当年秋拍目录上,笔添材质注为:“高山黄”。开拍时,竞价至二万七千。潘九想起阿婆只卖了900元,惘然一笑,听任成交。来年,香港春拍图录又见到它。上写“笔添,田黄,重八十三克。估价十五万元。”离阿婆卖出,不到一年。浮华多事,不宜上心。

天堂

张连文

寂。莲叶与华果,她们不知道院里面已无僧人,茶铺倒是几家,其中一家专营景迈生普,味道倒是纯正。偶尔蛙鸣入耳,倒是不吵。远处路面有车驶过。人间烟火于天外吗?

翠湖园林多桥,有几处到也精巧,多为石桥,有一座长长的坡缓缓的桥拱。人步其上,石头经多年人打磨光洁度比大户人家的餐桌还可人。显示着昆明人的心境和心劲。昆明人造园虽没有苏州人依势而起,但有苏州园林的精髓。虽没有杭州人大刀阔斧般开眼爽利,也从天上撷取大手

匍筋先生

黄炜

脸上绽放。微笑着和大人们攀谈,询问孩子的病情,安慰心情焦虑的患儿父母;微笑着给患儿匍筋,还会跟还听不懂话的孩子说“弟弟乖”“妹妹乖”,安抚尚在襁褓中的患儿;微笑着给我们这样看热闹的孩子讲匍筋的趣事,逗我们开心。

先生的匍筋技术精湛,一般毛病都是一次见效,所以她的名气越来越大。20多年后,我长大了,成家了,也有儿子了。在我儿子六个月大时,生了一次病,乡下的习惯还是请这位匍筋先生来匍筋治疗。当我再次看到匍筋先生时,她已年愈古稀了,除了头发略带几缕白发,额头稍添几条皱纹外,几乎没有有什么大的变化,声音还是那么爽朗,微笑还是那么慈祥,匍筋手法还是那么精准到位。这一次,我跟匍筋先生交谈了许多,先生回忆起当年为我匍筋治病的事,她绘声绘色讲述当年给我匍筋的情景,感叹岁月如水,一晃又一代人出世了,

那年,朋友约我去川沙,看灵璧石。主人邀茶,还送我太湖石。石不大,玲珑剔透,宜案头清供。平白受惠,心里过不去,就挑了尊灵璧石。石高五尺,能感觉风云气概。买下后听说,邻寺的方丈来看过几次,说是隐约有双龙盘桓。那天没带钱,钱还是亚鸣付的。双龙灵璧在家放了几个月。和人聊天,说起他夫妻俩都属鸡。鸡是人间的风凰。一时开心,说是要祝福双份的龙凤呈祥,双龙灵璧就他家去了。再说太湖石。来年年初二,带到湘西夺翠楼,贺了新禧。主人笑了,说:“哪有这么远路,带上石头的?”

曾题北魏佛造像残石四字:“天地肝胆。”乱石如云,历来有肝胆的人也如云。称得上人间好石的,必有心声手泽,斧痕字迹。云冈石窟、马路匈奴,泰山经石峪、龙门十二品,雍鹤铭,无论兵燹天煞,漫漶崩裂,石仍是石,还是灿烂的星斗,滚烫的肝胆。可惜说这个,也要有肝胆,要有大力量,要积蓄久了才能说。本文说不好。

行文至此,蓦然有泪。时庚子立春,荆楚失守,九州大疫,歿数千人。悬待勒石以记。

笔,挥挥点点,一笔一画,胸意广大!我到时,入园人也没几位,大多晨练的年轻人。月光仙女还没下班呢,老年人不会出门这么早,清清爽爽的。儿孙们的早餐桌上,总要费事打理吧。我于是学他们青春气十足!虽朦胧天地渐明。一群鸭子已展开双翅,洗脸,整装。这时,日光仙子临天而歌。

后几次,我又结伴入园,遇天气晴好时,云南特有的天空湛蓝,海鸥云集于湖上,给人一种真实中带有虚幻之感。冬天时又有成千上万只从北方飞来的红嘴鸥前来越冬,让你我甚是欢喜。来的次数多了,我总结翠湖之好,缘在她水域阔大,其的仙气乃生成于此!21公顷的翠色公园水色便得天独厚占了15公顷之多。在这里多说一句,如果有心请记住这二位的名字吧:阮元、唐继光是也。

当年的病孩当上了父亲。她还认认真真给我们讲解小毛小病的处理方法等,就像祖母一样嘱咐我们如何养护孩子。当匍筋结束时,我在付诊费时,想多付一些,以表达对她的感谢,但她拒绝了。考虑到路途较远,想让她稍事休息吃过午饭后再走,她也以还有病孩等她匍筋为由,婉拒了我们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匍筋先生,可能是农村医疗事业越来越发达了,这样的匍筋先生不再那么吃香了,也许是先生年事已高不胜继续匍筋了,但在我心里一直惦念着先生。很多年后,在一个青浦的学生朋友聊天时,提到了这位匍筋先生,那朋友居然是先生的孙子。好人自有好报,从朋友那里了解到,先生在90多岁时,无疾而终。斯人虽去,但先生早把她自己匍筋的技术教给了在村卫生室工作的孙女,把毕生的匍筋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集体,贡献给了家乡的孩子。

匍筋先生的微笑,匍筋先生的医术,匍筋先生的善良将永远铭刻在我这样曾被她匍过筋的孩子们的心中,愿先生在天堂继续保佑家乡孩子的健康,受惠的百姓永远会铭记您的大恩大德。

唱得不是真话,是瞎话(胡说),而且还有个“小”字,上面也就无法追究了。后来这个演唱名称和演唱形式被保留传承了下来,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常常有它的身影。陈坊桥镇周家唱小热昏主要节目是《济公》。那时与周长生搭档的好像还有一个女儿。每当中午时分,只听见当当的小锣声,就知道唱小热昏卖梨膏糖开始了,不少上街的人就会往那里去。周长生和女儿一搭一档,说唱兼有,先说一会小热昏,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之时,往往要卖一下关子,刹一刹车,停一停,接着就开始推销早已摆好的梨膏糖。你一块(好几块连在一起的),他几块,很快就会卖掉不少。接着,再唱一段小热昏,又卖一回。

小热昏是以叙为主,夹唱为辅,分日接唱,长篇分段分回的形式来表现的,尤其是像《济公》这样的长篇,凭口讲演,连说带唱,叙述事件、抒发情调,或悲或喜,情节曲折,铺陈得当,如同说书一般,很受欢迎。卖梨膏糖说唱时,每天弄几段,待商品卖得差不多时,就来个“请听下回分解,明朝请早”。不少人往往被故事情节吸引住,今天来了明天还要来听。至于梨膏糖,今天卖脱一点,明天又会卖脱一点。这样,周家的梨膏糖生意也能不断地兴隆起来。用当今的眼光来看,唱小热昏卖梨膏糖的办法与现在商店门口放音乐、搭台搞演出、搞活动等招揽生意的做法如出一辙,毫不逊色。

现在,陈坊桥甚至全松江已很难看到梨膏糖的踪迹了。但在苏州等地还能见到,不过吃的人已很少了。

草木经历雪雨风霜,季节一到便苍翠地舒展。阳光下淡淡的光影细碎明媚,感觉已是初夏。

一年中这个季节,早晚间的寒意依然固执,春天像梦一般短暂。我每天的生活是从清晨第一杯咖啡开始。咖啡冲泡后再研磨,因为咖啡的香气很容易挥发。

把手头的工作忙完,欣欣然即刻起身,去体味熟悉的咖啡馆里初起的幽暗。唯一的光线来自悬于一盆素心兰枝叶上方的一盏小灯。这兰花长势极好,枝叶碧翠,然而它的主人才刚去。你在天堂可好?

一只肥猫浑身黝黑,毛发光亮,受到笼中鸟的诱惑,企图登爬那露台外的紫藤。天空灰蒙蒙的,并非大气污染,因为“花房效应”导致的雾气,裹挟细密的水珠直压向地面。一阵风,花房背后成排的梧桐树的叶子三片两片,轻俏俏地落下,摇曳沉浮像一尾一尾金色小鱼,游向手持扫把等候在街角尽头的清洁工。

这家开在弄堂深处的咖啡馆,提供咖啡美食的同时,来客可免费学习基础绘画知识。外墙爬满常青藤,密匝匝的绿意中飞来几只喜鹊,踏了那残叶一路高声鸣叫着掠过。它们是在寻觅,还是已经发现了躲在幽暗处的那只肥猫?这是多少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,我头回发现的盎然趣味,仿佛一幅春末初夏的动态写意画。

一棵巨大的银杏树,枝条密匝匝遮盖住这小院。那老树满是伤痕,累累叠叠,它经历太多劫难,靠铁丝捆扎而不至于彻底摧折。生活如此不易,再艰难也要努力生长。虽身处混凝土的森林之中,它竭尽全力养精蓄锐,迎着太阳兀然而立,又是新的一天。

咖啡豆即使被烘焙研磨,依然有阳光的味道。坐室外让咖啡感受自然。马路即

咖啡表情

王蓉

是大舞台。也许分头前往,也许结伴而行。阳光下车来车往,人潮熙攘,木桥上有人新人在婚纱

照。梧桐婆娑的背影,咖啡馥郁的香气穿堂越窗,丝丝柔柔而来。一杯咖啡冷了,另一杯在炉上沸腾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咖啡客的幸福,夫复何求?

面对复杂,保持欢喜。要感谢咖啡馆,它从小资主义的阁楼上碎步轻移,款款而下。很多外地人千里迢迢来到上海,纳罕魔都的石库门为何都灰墙灰瓦一个模样?此话然而不然。下点功夫多走走逛逛多打听,拐角遇见你,每个弄堂都大有来头。藏龙卧虎。如同四九城的小胡同,曲折幽深,恬静安然,没落的感怀是文化的回忆。

这种咖啡馆从不打广告。隐设于静谧弄堂深处,看到招牌,不敢贸然进入。空气、光线、声音、器皿,诸多迷恋的理由。北方朋友来沪,去喝咖啡,避开繁华大道,一脚踏入,惊喜接二连三。

小院里精致的花草,绿植生机勃勃,挤挤挨挨,令人想到剧场幕间休息时的忠实看客。座无虚席。靠窗的位子望出去,露台上几丛芍药跟牡丹花相对颌首致意。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呆立原地。下起雨来了。像隔着一道河,可以望到另一个世界。

春末夏初的午后,天湛蓝,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,这条走熟了的路上,人行道上印着霓虹灯影,现代的,古旧的,红的蓝的图案。弄堂的拐角深处有个身影,那老头走得极慢,手里的木鱼敲一下,再敲一下,那邦声在黑瓦白粉墙的小巷中穿来穿去,吆喝着“糕来——糕来——”同样的调子重复再三。

谁家的老虎窗开着,陈奕迅在唱,“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,在街角的咖啡店,我会带着笑脸,挥手与你寒暄……”



古宅风韵

汤青摄

風亭琴

姚建平书

小麦换西瓜

梁永刚

在昔日的乡间,以物换物是再寻常不过的交易方式,正所谓“存在即合理”,“鸡蛋换盐,两不找钱”这种原始的经济形态和古老的贸易形式,曾经伴随着我整个童年和少年的时光。那些游乡卖东西的生意人本身也是庄稼人,自然深谙此道,他们并不在乎农人们是用现钱买还是拿粮食换,毕竟粮食也是硬通货,啥时候都不愁换成现钱,无非是麻烦一些而已。再说了,菜籽换菜油、芝麻换小磨油、黄豆换豆腐,不仅不费事,反而更合理,因为换来的这些粮食本身就是原材料,少了再去购买的麻烦。

旧日乡间,夏季的水果少之又少,西瓜是最寻常也是最受农人喜爱的一种,地里的西瓜成熟之后,除了有人直接来瓜地里买瓜外,瓜农们卖瓜的主要门路还是拉着架子车走村串巷叫卖。

夏日的乡村到处弥漫着慵懒的时光,除了树梢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一遍遍聒噪着,其他的乡村动物们全然没有了平时的驹马跳,好像中了夏天这个魔法师的魔咒,打不起一点精神,此时拴在树上的老牛耷拉着脑袋,有气无力地倒着沫儿,一向喜动不喜静的狗们此时也躲在阴凉处伸着舌头大口喘气,就连平日里在沫子堆里乐此不疲觅食的鸡们也趴在树下一动不动,整个村庄都好似凝固在了黏稠的夏日阳光里。随着一声“换瓜喽”的悠长吆喝声,村庄被炎热烘烤得麻木的神经好像被人用针扎了一下,最先为之兴奋的当然是各家各户的孩子了,一骨碌从草席上爬起来,赤着脚就跑了出去,从不同方向朝着瓜车的方向汇聚。卖瓜的人刚把一架子车西瓜在

树下停稳,便有三三两两的村人围了过来,询问着今年瓜的收成,闲扯着家长里短。铃声转来的孩童们一脸兴奋,绕着瓜车转来转去,摸摸这个,瞅瞅那个,一脸的欣喜。卖瓜的人都是上庄下邻的,对顽皮的孩童们很是和善,笑眯眯地说:“想吃瓜,赶紧回家拿麦去。”于是,孩童们嘻嘻哈哈四散开来,一路小跑回家准备麦子去了。

毕竟,新麦刚打下来不久,各家各户都有成缸成囤的麦子,对于孩子们想换西瓜的请求,大人们往往是满口答应。况且,不止是小孩子们巴望着用麦子换些西瓜“一饱口福”,大人们也想在大热天吃些西瓜消暑降温。很快,孩童们肩扛手提着或多或少麦子跑来了,装麦子的容器也是五花八门,有背着鱼皮袋的,有端着簸箕的,还有盛在草筛子里的。看到大伙围了过来,嘴角夹着半截烟卷的卖瓜老汉不慌不忙掂着一杆秤,七斜着眼将麦子一一过秤。该挑瓜了,卖瓜人拍拍这个,敲敲那个,挨个把瓜举起来放在耳朵边反复听。小时候我对卖瓜人“隔皮断瓜”的技艺甚是佩服,除了观其色看其形,居然能够仅凭砰砰的声音准确判断出生瓜或者熟瓜,甚至还知道是沙瓤还是水瓤。那时候一斤小麦能换两斤或者三斤瓜,等卖瓜人把称好的西瓜装进鱼皮袋子里,孩童们稚嫩的肩膀背起来可就吃力了,一个个咬着牙,弓着腰,撅着屁股,使出吃奶的劲儿才将半袋子西瓜回家。等到孩童们再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,原本干瘪的小肚子变得圆溜溜,嘴角上残留着西瓜汁水的红色渍印,有的小花脸上还黏着没有擦掉的西瓜籽。用小麦换回来的西瓜,一天是吃不完的,第二天吃之前,先把西瓜在井拔凉水里泡上两个小时,再拿出来吃,那真叫一个凉甜解渴,吃上几口浑身的燥热就随之消散,实乃消暑的佳品。